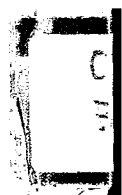


張翮
散記

幽夢景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十種 —

張潮（心齋）著

幽

夢

影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 央 書 店 經 售



★ 歷 略 者 著 ★

張潮。清安徽歙縣人。字山來。一字心齋。編著有昭代叢書，檀几叢書，幽夢影，虞初新志，花影詞等。文字悉清新可愛。幽夢影一書。係憑其個人獨特之見解。用小品之筆法抒寫出來。確爲一種獨特之風格。每則均包含一種哲理，讀之令人回味無窮。

幽夢影序

余窮經讀史之餘。好覽稗官小說。自唐以來不下數百種。不但可以備考遺忘。亦可以增長意識。如遊名山大川者。必探斷崖絕壑。玩喬松古柏者。必采秀草幽花。使耳目一新。襟情怡宕。此非頭巾襪。章句腐儒之所知也。故余于詠詩撰文之暇。筆錄古軼事。今新聞。自少至老。襍著數十種。如說史。說詩。黨鑑。盈鑑。東山談苑。汗青餘語。硯林。不妄語述。茶史補。四蓮花齋襍錄。曼翁漫錄。禪林漫錄。讀史浮白集。古今書字辨訛。秋雪叢談。金陵野抄之類。雖未雕板問世。而友人借抄幾遍。東南諸郡。直可傲子雲而睨君山矣。天都張仲子心齋。家積縑緗。胸羅星宿。筆花繚繞。墨瀋淋漓。其所著述。與余旗鼓相當。爭奇鬪富。如孫伯符與太史子義相。過於神亭。又如石崇王愷。擊碎珊瑚時也。其幽夢影一書。尤多



格言妙論。言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未經道。展味低徊。似餐帝漿沆瀣。聽鈞天廣樂。不知此身之在下方塵世矣。至如律已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婢可以當奴。奴不可以當婢。無損于世。謂之善人。有害于世。謂之惡人。尋樂境乃學仙。避苦境乃學佛。超超元箸。絕勝支許。清談人當鏤心銘臍。豈止佩韋書紳而已哉。鬻持老人余懷廣霞製。

心齋著書滿家。皆含經咀史。自出機杼。卓然可傳。是編是其一瓣片羽。然三才之理。萬物之情。古今人事之變。皆在是矣。顧題之以夢且影云者。吾聞海外有國焉。夜長而晝短。以晝之所爲爲幻。以夢之所遇爲真。又聞人有惡其影而欲逃之者。然則夢也者。乃其所以爲覺。影也者。乃其所以爲形也耶。度辭讒語。言無罪而聞足戒。是則心齋所爲盡心焉者也。讀是編也。其亦可以聞破夢之鐘。而就陰以息影也夫。江東同學弟孫致彌題。

張心齋先生家自黃山。才奔陸海。楸榴賦就。錦月投懷。芍藥詞成。繁花作饌。蘇子瞻十三樓外。景物猶然。杜牧之廿四橋頭。流風仍在。靜能見性。洵哉人我不間。而喜嗔不形。弱僅勝衣。或者清虛日來。而滓穢日去。憐才惜玉。心是靈犀。繡腹錦胸。身同丹鳳。花間選句。盡來珠玉之音。月下題詞。已滿珊瑚之筍。豈如蘭臺作賦。僅別東西。漆園著書。徒分內外而已哉。然而繁文豔語。止才子餘能。而卓識奇思。誠詞人本色。若夫舒性情而爲著述。緣閱歷以作篇章。清如梵室之鐘。令人猛省。響若尼山之鐸。別有深思。則幽夢影一書。余誠不能已于手舞足蹈。心曠神怡也。其云益人謂善。害物謂惡。咸彷彿乎外王內聖之言。又謂律已宜秋。處世宜春。亦陶鎔乎誠意正心之旨。他如片花寸草。均有會心。遙水近山。不遺元想。息機物外。古人之糟粕。不論。信手拈時。造化之精微。入悟。湖山乘興。盡可投囊。風月維譚。兼供揮塵。金繩覺路。宏開入夢之毫。寶筏迷津。直渡廣長。

幽夢影序

四

之舌。以風流爲道學。寓教化於詼諧。爲色爲空。知猶有這個在。如夢如影。且應作如是觀。湖上晦村學人石龐序。

原跋

昔人云。梅花之影妙於梅花。竊意影子何能妙於花。惟花妙則影亦妙。枝幹扶疎。自爾天然生動。凡一切文字語言。總是才人影子。人妙則影自妙。此册一行一句。非名言。卽韻語。皆從胸次體驗而出。故能發人警省。片玉碎金。俱可寶貴。幽人夢境。讀者勿作影響觀可矣。南村張愨識。

抱異疾者多奇夢。夢所未到之境。夢所未見之事。以心爲君主之官。邪干之故如此。此則病也。非夢也。至若夢木撐天。夢河無水。則休咎應之。夢牛尾。夢蕉鹿。則得失應之。此則夢也。非病也。心齋之幽夢影。非病也。非夢也。影也。影者惟何。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也。東坡所謂一掉頭時生老病。一彈指頃去來今也。昔人云。芥子具須彌。心齋則于倏忽備古今也。此因其心閒手閒。故弄墨如此。

之間道也。心齋豈長于勤夢者也。然而未可向癡人說也。寓東淘江之蘭跋。

原跋

昔人著書。間附評語。若以評語參錯書中。則幽夢影創格也。詩言雋旨。前于後。喁。令讀者如入真長座中。與諸客周旋。聆其警效。不禁色舞眉飛。洵翰墨中奇觀也。書名曰夢曰影。蓋取六如之義。饒廣長舌。散天女花。心燈意蕊。一印印空。可以悟矣。乙未夏日。震澤楊復吉識。

幽夢影前記

張心齋（潮）「幽夢影」抄本一卷，余以重價得之徽州。林語堂君見而喜之。心齋思想言論，正如知堂先生所云，「是那樣的舊，又是這樣的新。」當代思想家，能如心齋這樣寫得出清新可愛之隨筆者，尙絕無僅有。「幽夢影」才子之書，亦大思想家之書也。因為印行，以餉讀者。心齋先生生長歙縣，與余爲徽州同鄉。故鄉人士，知有朱熹戴東原者多矣。而知心齋先生者蓋寡。先生著作，散見檀几叢書昭代叢書等處者，當集爲一卷。俟諸異日爾。

續溪章衣萍記

幽夢影 前記

幽 夢 影

續修張心齋著
章衣萍校

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

曹秋岳曰。可想見其南面百城時。

龐筆奴曰。讀幽夢影。則春夏秋冬。無時不宜。

經傳宜獨坐讀。史鑑宜與友共讀。

孫體似曰。深得此中真趣。固難為不知者道。

王景州曰。如無好友。卽紅友亦可。

無善無惡是聖人。如帝力何有于我。殺之而不怨。一介不與。一介之不取。以善多
惡少是賢者。如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
知。子路人告有過則喜之類。善少惡多是庸人。有惡無善是



小人。其偶爲善處。有善無惡是仙佛。儒之所謂善也。亦非吾

黃九烟曰。今人一介不與者甚多。普天之下。皆半邊聖人也。

。利之不庸者。亦復不少。

江含徵曰。先惡後善。是同頭人。先善後惡。是兩截人。

殷日戒曰。貌善而心惡者。是奸人。亦當分別。

冒青若曰。昔人云。善可爲而不可爲。唐解元詩云。善亦巔爲何况惡。嘗于有無多少中更進一層。

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獨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淵明爲知己。梅以和靖爲知己。竹以子猷爲知己。蓮以濂溪爲知己。桃以避秦人爲知己。杏以董奉爲知己。石以米顛爲知己。荔枝以太真爲知己。茶以盧仝陸羽爲知己。香草以靈均爲知己。蓴鱸以季鷹爲知己。蕉以懷素爲知己。瓜以邵平爲知己。鷄以虞宗爲知己。鵝以右軍爲知己。鼓以禰衡爲知己。琵琶以明妃爲知己。一與之訂。

千秋不移。若松之于秦始。鶴之于衛懿。正所謂不可與作緣者也。

查二瞻曰。此非松鶴有求于秦始衛懿。不幸爲其所近。欲避之而不能耳。

殷曰戒曰。二君究非知松鶴者。然亦無損其爲松鶴。

周星鏡曰。鶴于衛懿。猶當感恩。至呂政五大夫之賢。直是唐突十八公耳。

王名友曰。松遇封。鶴乘軒。還是知己。世間尙有劓松責鶴者。此又秦衛之罪人也。

張竹坡曰。人中無知己。而下求于物。是物幸而人不幸矣。物不遇知己。而濫用于人。是人快而物不快矣。可見知己之難。知其苦。方能知其樂。

爲月憂雲。爲書憂蠹。爲花憂風雨。爲才子佳人憂命薄。真是菩薩心腸。

余淡心曰。洵如君言。亦安有樂時耶。

孫松坪曰。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者耶。

貴交三曰。爲才子佳人憂命薄一語。真令人淚濕青衫。

張竹坡曰。第四憂。恐命薄者消受不起。

紅含餘曰。我讀此書時。不免爲蟹憂霧。

竹坡又曰。江子此言。直是爲自己憂蟹耳。

尤悔庵曰。杞人憂天。婆婦憂國。無乃類是。

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人不可以無癖。

貴石閭曰。事到可傳皆具癖。正謂此耳。

孫松坪曰。和長輿却未許藉口。

春聽鳥聲。夏聽蟬聲。秋聽蟲聲。冬聽雪聲。白晝聽棋聲。月下聽簫聲。山中聽松聲。水際聽款乃聲。方不虛生此耳。若惡少斥辱。悍妻詬誶。真不若耳聲也。

貴仙裳曰。此諸種聲。頗易得。在人能領略耳。

朱菊山曰。山老所居。乃城市山林。故其言如此。若我輩日在廣陵城市中。求一鳥聲。不啻如鳳皇之鳴。顧可易言耶。

釋中洲曰。昔文殊選二十五位圓通。以普門耳根爲第一。今心齋居士耳根不減普門。吾他日選圓通。自當以心齋爲第一矣。

張竹坡曰。久客者。欲聽兒輩讀書聲。了不可得。

張廷庵曰。可見對惡少悍妻。尙不若日與禽蟲周旋也。又曰。讀此方知先生耳聾之妙。

友。上元須酌豪友。端午須酌麗友。七夕須酌韻友。中秋須酌淡友。重九須酌逸友。

朱菊山曰。我于諸友中。當何所屬耶。

王武徵曰。君當在豪與韻之間耳。

王名友曰。雖揚麗友多。豪友少。韻友更少。至于淡友逸友。則削迹矣。

張竹坡曰。請友易得。發心酌之者爲難能耳。

顧天石曰。除夕須酌不得意之友。

徐硯谷曰。惟我則無時不可酌耳。

尤謹庸曰。上元酌盞。端午酌縹絲。七夕酌雙星。中秋酌月。重九酌菊。則吾友俱備矣。

鱗蟲中金魚。羽蟲中紫燕。可云物類神仙。正如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人不得而害之。

江含徵曰。金魚之所以免湯鑊者。以其色勝而味苦耳。昔人有以重價覓奇特者。以鮓邑侯。邑侯他日謂之曰。賢所贈花魚殊無味。蓋已烹之矣。世豈少削圓方竹杖者哉。

入世須學東方曼倩。出世須學佛印了元。

江含徵曰。武帝高明善殺。而曼倩能免于死者。亦全賴吃了長生酒耳。

殷曰戒日。曼倩詩有云。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此其所以免死也。
百天外日。入得世。然後出世。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方可得心應
手處。

賞花宜對佳人。醉月宜對韻人。映雪宜對高人。

余淡心曰。花卽佳人。月卽韻人。雪卽高人。旣已賞花醉月映雪
。卽與對佳人韻人高人無異也。

江舍徵曰。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張竹坡曰。聚花月雪于一時。合佳韻高爲一人。吾當不賞而心醉
矣。

對淵博友。如讀異書。對風雅友。如讀名人詩文。對謹飭友。如讀聖賢經傳。對滑
稽友。如閱傳奇小說。

李聖許曰。這幾種書亦如對這幾種人矣。

張竹坡曰。善于讀書取友之言。

楷書須如文人。草書須如名將。行書介乎二者之間。如羊叔子緩帶輕裘。正是佳處。

程韓老曰。心齋不工書法。乃解作此語耶。

張竹坡曰。所以義之必做右將軍。

人須求可入詩。物須求可入畫。

龔半千曰。物之不可入畫者。猪也。阿堵物也。惡少年也。

張竹坡曰。詩亦求可見得人。畫亦求可像箇物。

石天外曰。人須求可入畫。物須求可入詩。亦妙。

少年人須有老成之識見。老成人須有少年之襟懷。

江含徵曰。今之鍾鳴漏盡。白髮盈頭者。若多收幾斛麥。便後置側室。豈非有少年襟懷耶。獨是少年老成者少耳。

張竹坡曰。十七八歲便有妾。亦居然少年老成。

李若金曰。老而腐板。定非豪傑。

王司直曰。如此方不使歲月弄人。

春者天之本懷。秋者天之別調。

石天外曰。此是透徹性命關頭語。

袁江中曰。得春氣者。人之本懷。得秋氣者。人之別調。

尤悔庵曰。夏者天之客氣。冬者天之素風。

陸雲士曰。和神當春。清節爲秋。天在人中矣。

昔人云。若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界。予益一語云。若無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

殷日戒曰。枉爲人身生在世界。急宜猛省。

顧天石曰。海外諸國。決無翰墨棋酒。卽有亦不與吾同。一般有人何也。

胡會來曰。若無豪傑文人。亦不須要此世界。

願在木而爲樗。不才終其天年。願在草而爲菁。前知願在鳥而爲鷗。忘機願在獸而

爲鳶。願在蟲而爲蝶。花間栩栩願在魚而爲鯢。逍遙

吳蘭次曰。較之閒情一賦。所願更自不同。

鄭破水曰。我願生生世世爲頑石。

尤悔庵曰。第一大願。又曰。願在人而爲夢。

尤慧珠曰。我亦有大願。願在夢而爲影。

弟木山曰。前四願皆是相反。蓋前知則必多才。忘機則不能爾邪也。

黃九烟先生云。古今人必有其偶雙。千古而無偶者。其惟盤古乎。予謂盤古亦未嘗無偶。但我輩不及見耳。其人爲誰。卽此劫盡時最後一人是也。

蔡松坪曰。如此眼光。何嘗出牛背上耶。

洪秋士曰。偶亦不必定是兩人。有三人爲偶者。有四人爲偶者。

有五六七八人爲偶者。是又不可不知。

古人以冬爲三餘。予謂當以夏爲三餘。晨起者夜之餘。夜坐者晝之餘。午睡者應醉人事之餘。古人詩曰。我愛夏日長。洵不誣也。

張竹坡曰。眼前問冬夏皆有餘者。能幾人乎。

張廷庵曰。此當是先生辛未以前語。

莊周夢爲蝴蝶。莊周之幸也。蝴蝶夢爲莊周。蝴蝶之不幸也。

黃九烟曰。惟莊周乃能夢爲蝴蝶。惟蝴蝶乃能夢爲莊周耳。若世之擾擾紅塵者。其能有此等夢乎。

孫愷似曰。君子夢之中。又占其夢耶。

江含徵曰。周之喜夢爲蝴蝶者。以其入花深也。若夢甫醒而乍醒。則又如嗜酒者夢赴席。而爲妻驚醒。不得不加痛詬辭矣。

張竹坡曰。我何不幸而爲蝴蝶之夢者。

藝花可以邀蝶。疊石可以邀雲。栽松可以邀風。貯水可以邀萍。築臺可以邀月。

種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蟬。

曹秋岳曰。藏書可以邀友。

崔蓮峯曰。釀酒可以邀我。

允良齋曰。安得此賢主人。

允慧珠曰。賢主人非心齋而誰乎。

倪永清曰。選詩可以邀謗。

陸雲士曰。積德可以邀天。力耕可以邀地。乃無意相邀而若邀之者。與邀名邀利者迥異。

龐天池曰。不仁可以邀盲。

景有言之極幽。而實蕭索者。烟雨也。境有言之極雅。而實難堪者。貧病也。聲有言之極韻。而實粗鄙者。賣花聲也。

謝海翁曰。物有言之極俗。而實可愛者。阿堵物也。

張竹坡曰。我幸得極雅之境。

才子而富貴。定從福慧雙修得來。

冒青若曰。才子富貴難兼。若能運用富貴。纔是才子。纔是福慧雙修。世豈無才子而富貴者乎。徒自貪著。無濟于人。仍是有福無慧。

陳雀山曰。釋氏云。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瓔珞。修慧不修福。羅漢供應薄。正以其難兼耳。山翁發爲此論。直是夫子自道。

江含徵曰。寧可拚一副菜園肚皮。不可有一副酒肉面孔。

新月恨其易沉。缺月恨其遲上。

孔東塘曰。我唯以月之遲早。爲睡之遲早耳。

蔡松坪曰。第勿使浮雲點綴塵滓太清足矣。

冒青若曰。天道忌盈。沉與遲。請君勿恨。

張竹坡曰。易沉遲上。可以卜君子之進退。

躬耕吾所不能。學灌園而已矣。樵薪吾所不能。學薙草而已矣。

狂扶晨日。不爲老農。而爲老圃。可云半個樊遲。

釋菌人曰。以灌圃薙草。自任自待。可謂不薄。然筆端隱隱有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之意。

王司直曰。予自名爲識字農夫。得毋妄甚。

一恨書囊易蛀。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臺易漏。四恨菊葉多焦。五恨松多大蟻。六恨竹多落葉。七恨桂荷易謝。八恨薜蘿藏虺。九恨架花生刺。十恨河豚多毒。

江蔣庵曰。黃山松並無大蟻。可以不恨。

張竹坡曰。安得諸恨物。盡有黃山乎。

石天外曰。予另有二恨。一曰才人無行。二曰佳人薄命。

樓上看山。城頭看雪。燈前看月。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境。

江允凝曰。黃山看雲。更佳。

倪永清曰。做官時看進士。分金處看文人。

畢右萬曰。予每于雨後看柳。覺塵襟俱滌。

尤謹庸曰。山上看雪。雪中看花。花中看美人。亦可。

山之光。水之聲。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韻致。美人之姿態。皆無可名狀。無可執著。真足以攝召魂夢。顛倒情思。

吳街南曰。以極有韻致之文人。與極有姿態之美人。共坐于山水花月間。不知此時魂夢何如。情思何如。

假使夢能自主。雖千里無難命駕。可不羨長房之縮地。死者可以晤對。可不需少君之招魂。五嶽可以臥遊。可不俟婚嫁之盡畢。

黃九烟曰。予嘗謂鬼有時勝于人。正以其能自主耳。

汪含徵曰。吾恐上窮碧落下黃泉。爾地茫茫皆不見也。
張竹坡曰。夢魂能自主。則可一生死。通人鬼。真見道之言也。

昭君以和親而顯。劉黃以下第而傳。可謂之不幸。不可謂之缺陷。

江含徵曰。若故折黃雀腿而後醫之。亦不可。

尤悔庵曰。不然一老官人。一低進士耳。

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略自饒別趣。以愛美人心愛花。則護惜倍有深情。

冒辟疆曰。能如此。方是其領略。真護惜也。

張竹坡曰。花與美人何幸。遇此東君。

美人之勝於花者。解語也。花之勝於美人者。生香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香而解語者也。

王勿翬曰。飛燕吹氣若蘭。合德體自生香。薛瑤英肌肉皆香。則美人又何嘗不生香也。

窗內人於窗紙上作字。吾於窗外觀之。極佳。

江含徵曰。若索債人于窗外紙上畫。吾且望之却走矣。

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皆以閱歷之淺深。為所得之淺深耳。

賈交三曰。真能知讀書痛癢者也。

張竹坡曰。吾叔此論。直置身廣寒宮裏。下視大千世界。皆清光似水矣。

畢右萬曰。吾以爲學道。亦有淺深之別。

吾欲致書雨師。春雨宜始于上元節後。觀燈已畢。至清明十日前之內。雨止。批及

穀雨節中。夏雨宜於每月上弦之前。及下弦之後。免礙于月。礙于秋雨宜于孟秋季秋之上下二旬。八月勝境。玩至若三冬。正可不必雨也。

孔東塘曰。君若果有此蹟。吾願作致書郵也。

余生生曰。使天而雨粟。雖自元旦雨至除夕。亦未爲不可。

張竹坡曰。此書獨不致于巫山雨師。

爲濁富不若爲清貧。以憂生不若以樂死。

李聖許曰。順理而生。雖憂不憂。逆理而死。雖樂不樂。

吳野人曰。我寧願爲濁富。

張竹坡曰。我願太奢。欲爲清富。焉能遂願。

天下唯鬼最富。生前囊無一文。死後每饒楮鏹。天下唯鬼最尊。生前或受欺凌。死後必多跪拜。

吳野人曰。世於貧士。輒目爲窮鬼。則又何也。

陳康疇曰。窮鬼若死。卽並稱尊矣。

蝶爲才子之化身。花乃美人之別號。

張竹坡曰。蝶入花房香滿衣。是反以金屋貯才子矣。

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詩文。

弟木山曰。余每見人長一技。卽思效之。雖至瑣屑。亦不厭也。

大約是愛博而情不市。

張竹坡曰。多情語。令人泣下。

尤謹庸曰。因得意詩文想心齋矣。

李季子曰。此善于設想者。

陸雲士曰。臨川謂想內成因中見。與此相發。

聞鶉聲如在白門。聞櫓聲如在三吳。聞灘聲如在浙江。聞羸馬項下鈴鐸聲。如在長安道上。

聶晉人曰。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倪永清曰。衆音寂滅時。又作麼生話會。

一歲諸節。以上元爲第一。中秋次之。五日九日又次之。

張竹坡曰。一歲當以我意暢日爲佳節。

顧天石曰。躋上元於中秋之上。未免尙耽綺習。

雨之爲物。能令晝短。能令夜長。

張竹坡曰。雨之爲物。能令天閉眼。能令地生毛。能爲水國廣封疆。

古之不傳于今者。嘯也。劍術也。彈棋也。打球也。

黃九烟曰。古之絕勝于今者。官妓女道士也。

張竹坡曰。今之絕勝于古者。能吏也。猾棍也。無恥也。

龐天池曰。今之必不能傳于後者。八股也。

詩僧時復有之。若道士之能詩者。不啻空谷足音。何也。

畢右萬曰。僧道能詩。亦非難事。但惜僧道不知禪元耳。

顧天右曰。道于三教中原屬第三。應是根器最鈍人做。那得會詩

。軒轅彌明。昌黎寓言耳。

尤謹庸曰。僧家勢利第一。能詩次之。

倪永清曰。我所恨者。辟穀之法不傳。

當爲花中之萱草。毋爲鳥中之杜鵑。

物之穉者。皆不可厭。惟驢獨否。

黃略似曰。物之老者皆可厭。惟松與梅則否。

倪永清曰。惟瘠于驢者。則不厭之。

女子自十四五歲。至二十四五歲。此十年中。無論燕秦吳越。其音大都嬌媚動人。一觀其貌。則美惡判然矣。耳聞不如目見。於此益信。

吳聽翁曰。我向以耳根之有餘。補目力之不足。今讀此。乃知聊言亦復佳也。

江含徵曰。簾爲妓衣。亦殊有見。

張竹坡曰。家有少年醜婢者。當令隔屏私語。滅燭侍寢何如。

倪永清曰。若逢美貌而惡聲者。又當何如。

尋樂境乃學仙。避苦趣乃學佛。佛家所謂極樂世界者。蓋謂衆苦之所不到也。江含徵曰。著敗絮。行荆棘中。固是苦事。彼披忍辱鎧者。亦未得優遊自到也。

陸雲士曰。空諸所有。受卽是空。其爲苦樂。不足言矣。故學佛優于學仙。

富貴而勞悴。不若安閒之貧賤。貧賤而驕傲。不若謙恭之富貴。

曹實庵曰。富貴而又安閒。自能謙恭也。

許師六曰。富貴而又謙恭。乃能安閒耳。

張竹坡曰。謙恭安閒。乃能長富貴也。

張迂庵曰。安閒乃能驕傲。勞悴則必謙恭。

目不能自見。鼻不能自嗅。舌不能自舐。手不能自握。惟耳能自聞其聲。

弟木山曰。豈不聞心不在焉。聽而不聞乎。兄其誑我哉。

張竹坡曰。心能自信。

釋師昂曰。古德云。眉與目不相識。只爲太近。

凡聲皆宜遠聽。惟聽琴則遠近皆宜。

王名友曰。松濤聲。瀑布聲。簫笛聲。潮聲。讀書聲。鐘聲。梵聲。皆宜遠聽。惟琴聲。度曲聲。雪聲。非至近不能得其離合抑揚之妙。

龐天池曰。凡色皆宜近看。惟山色遠近皆宜。

目不能識字。其悶尤過于盲。手不能執管。其苦更甚於啞。

陳崔山曰。君獨未知今之不識字不握管者。其樂尤過于不盲不啞者也。

並頭聯句。交頸論文。宮中應制。歷使屬國。皆極人間樂事。

狄立人曰。既已並頭交頸。卽欲聯句論文。恐亦有所不暇。

汪舟次曰。歷使屬國。殊不易易。

蘇松坪曰。邯鄲舊夢。對此惘然。

張竹坡曰。並頭交頸樂事也。聯句論文。亦樂事也。是以兩樂并爲一樂者。則當以兩夜并一夜方妙。然其樂一刻。勝於一日矣。

沈契掌曰。恐天亦見妬。

水滸傳。武松詰蔣門神云。爲何不姓李。此語殊妙。蓋姓實有佳有劣。如華如柳如雲如蘇如喬。皆極風韻。若夫毛也。賴也。焦也。牛也。則皆塵於目而棘於耳者。

也。

先渭求曰。然則君爲何不姓李耶。

張竹坡曰。止聞今張昔李。不聞今李昔張也。

花之宜於目而復宜於鼻者。梅也。菊也。蘭也。水仙也。珠蘭也。木香也。玫瑰也。蠟梅也。餘則皆宜于目者也。花與葉俱可觀者。秋海棠爲最。荷次之。海棠。酴醾。虞美人。水仙。又次之。葉勝于花者。止雁來紅。美人蕉而已。花與葉俱不足觀者。紫薇也。辛夷也。

周星鑑曰。山老可當花陣一面。

張作坡曰。以一葉而能勝諸花者。此君也。

高語山林者。輒不善談市朝事。審若此。則當並廢史漢諸書而不讀矣。蓋諸書所載者。皆古之市朝也。

張竹坡曰。高語者。必是虛聲處士。真入山者。方能經綸市朝。

雲之爲物。或崔巍如山。或嶽瀟如水。或如人。或如獸。或如鳥毳。或如魚鱗。故天下萬物皆可畫。惟雲不能畫。世所畫雲。亦強名耳。

何蕭宗曰。天下百官皆可做。惟教官不可做。做教官者。皆蒲成耳。

張竹坡曰。雲有反面正面。有陰陽向背。有層次內外。細觀其與日相映。則知其明處乃一面。暗處又一面。嘗謂古今無一畫雲手。不謂幽夢影中。先得我心。

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長廉靜。家道優裕。娶婦賢淑。生子聰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

許蓀林曰。若以粗笨愚蠢之人當之。則真却造物。

紅舍徵曰。此是黑面老子。要思量做鬼處。

吳岱觀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

李荔園曰。賢淑聰慧。尤貴永年。否則福不全。

天下器玩之類。其製日工。其價日賤。毋惑乎民之貧也。

張竹坡曰。由於民貧。故益工而益賤。若不貧如何肯賤。

養花膽瓶。其式之高低大小。須與花相稱。而色之淺深濃淡。又須與花相反。

程穆倩曰。足補袁中郎瓶史所未逮。

張竹坡曰。夫如此有不甘去南枝而生香于几案之右者乎。名花心足矣。

王處草曰。須知相反者。正欲其相稱也。

春雨如恩詔。夏雨如赦書。秋雨如輓歌。

張諧石曰。我輩居恆苦飢。但願夏雨如饅頭耳。

張竹坡曰。赦書太多。亦不甚妙。

十歲爲神童。二十三十爲才子。四十五十爲名臣。六十爲神仙。可謂全人矣。

江舍徵曰。此却不可知。蓋神童原有仙骨故也。祇恐中間做名臣時。墮落名利場中耳。

楊聖藻曰。人孰不想。難得有此全福。

張竹坡曰。神童才子。由于已可能也。臣由于君。仙由于天不可必也。

顧天石曰。六十神仙。似乎太早。

武人不苟戰。是爲武中之文。文人不迂腐。是爲文中之武。

梅定九曰。近日文人不迂腐者。頗多。心齋亦其一也。

顧天石曰。然則心齋直謂之武夫可乎。笑笑。

王司直曰。是真文人。必不迂腐。

文人講武事。大都紙上談兵。武將論文章。半屬道聽塗說。

吳銜南曰。今之武將講武事。亦屬紙上談兵。今之文人論文章。大都道聽塗說。

斗方止三種可取。佳詩文一也。新題目二也。精款式三也。

閔賓連曰。近年斗方名士甚多。不知能入吾心齋設中否也。

情必近于癡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

陸雲士曰。真情種。真才子。能爲此言。

顧天石曰。才兼乎趣。非心齋不足當之。

尤慧珠曰。余情而癡則有之。才而趣。則未能也。

凡花色之嬌媚者。多不甚香。瓣之千層者。多不結實。甚矣全才之難也。兼之者。其惟蓮乎。

殷日戒曰。花葉根實。無所不空。亦不適其用。蓮則全有其德者也。

賈玉曰。蓮花易謝。所謂有全才。而無全福也。

王丹麓曰。我欲荔枝有好花。牡丹有佳實。方妙。

尤謹庸曰。全才必爲人所忌。蓮花故名君子。

著得一部新書。便是千秋大業。注得一部古書。允爲萬世宏功。

黃交三曰。世間難事。注書第一。大要於極尋常處。要看出作者

苦心。

張竹坡曰。注書無難。天使人得安居無累。有可以注書之時與地難爲耳。

延名師訓子弟。入名山習舉業。巧名士代捉刀。三者都無是處。

陳康疇曰。大抵名而已矣。好歹原未必著意。

殷日戒曰。况今日之所謂名乎。

積畫以成字。積字以成句。積句以成篇。謂之文。文體日增。至八股而遂止。如古文。如詩。如賦。如詞。如曲。如說部。如傳奇小說。皆自無而有。方其未有之時。固不料後來之有此一體也。逮既有此一體之後。又若天造地設。爲世必應有之物。然自明以來。未見有創一體裁新人耳目者。遙計百年之後。必有其人。惜乎不及見耳。

陳康疇曰。天下事從意起。山來今日既作此想。安知其來生不即

爲此輩翻新之士乎。惜乎。今人不及知耳。

陳雀山曰。此是先生應以創體身得度者。卽現創體身而爲設法。孫愷似曰。讀心齋別集。拈四子書題。以五七言韻體行之。無不入妙。嘆其獨絕。此則直可當先生自序也。

張竹坡曰。見及于此。是必能創之者。吾拭目以待新裁。

雲映日而成霞。泉挂岩而成瀑。所托者異。而名亦因之。此友道之所以可貴也。張竹坡曰。非日而雲不映。非岩而泉不掛。此友道之所以當擇也。

大家之文。吾愛之慕之。吾願學之。名家之文。吾愛之慕之。吾不敢學之。學大家而不得。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也。學名家而不得。則是畫虎不成。反類狗矣。

黃蒼樵曰。我則異於是。最惡世之貌爲大家者。

殷日戒曰。彼不曾闖其藩籬。烏能窺其閫奧。只說得隔壁話耳。張竹坡曰。今人讀得一兩句名家。便自稱大家矣。

由戒得定。由定得慧。勉強漸近。自然鍊精化氣。鍊氣化神。清虛有何渣滓。

袁中江曰。此二氏之學也。吾儒何不然。

陸雲士曰。楞嚴經參同契精義盡涵在內。

允海庵曰。極平常語。然道在是矣。

南北東西。一定之位也。前後左右。無定之位也。

張竹坡曰。聞天地晝夜旋轉。則此東西南北。亦無定之位也。或者天地外貯此天地者。嘗有一定耳。

予嘗謂二氏不可廢。非襲夫大養濟院之陳言也。蓋名山勝境。我輩每思蹇裳就之。使非琳宮梵剎。則倦時無可駐足。飢時誰與授餐。忽有疾風暴雨。五大夫果真足恃乎。又或邱壑深邃。非一日可了。豈能露宿以待明日乎。虎豹蛇虺。能保其不人患乎。又或爲士大夫所有。果能不問主人。任我之登陟憑弔而莫之禁乎。不特此也。甲之所有。乙思起而奪之。是啓爭端也。祖父之所創建。子孫貧

力不能修葺。其傾頽之狀。反足令山川減色矣。然此特就名山勝境言之耳。卽城市之內。與夫四達之衢。亦不可少此一種。客遊可作居停。一也。長途可以稍憩。二也。夏之茗。冬之薑湯。復可以濟役夫負戴之困。三也。凡此皆就事理言之。非二氏福報之說也。

釋中洲曰。此論一出。量無慳檀越矣。

張竹坡曰。如此處置此輩甚妥。但不得令其于人家喪事誦經。吉事拜懺。裝金爲像。鑄銅作身。房如官殿。器御鐘鼓。勳說因果。雖飲酒食肉。娶妻生子。瀾無不可。

石天外曰。天地生氣。大抵五十年一斂。生氣一斂。必有刀兵。飢饉瘟疫。以收其生氣。此古今一治一亂必然之數也。自佛入中國。用剃度出家法。絕其後嗣。天地蓋欲以佛節古今之生氣也。所以唐宋元明以來。剃度者多。而兵刀劫數。稍減於春秋戰國秦漢諸時也。然則佛氏。且未必無功天地。寧特人類已哉。

雖不善書。而筆硯不可不精。雖不業醫。而驗方不可不存。雖不工弈。而秋枰不可不備。

。 紅含徵曰。雖不善飲。而良醞不可不藏。此坡仙之所以爲坡仙也。

。 顧天石曰。雖不好色。而美女妖童不可不蓄。

。 畢右萬曰。雖不習武。而弓矢不可不張。

方外不必戒酒。但須戒俗。紅裙不必通文。但須得趣。

。 朱其恭曰。以不戒酒之方外。遇不通文之紅裙。必有可觀。

。 陳定九曰。我不善飲。而方外不飲酒者。誓不與之語。紅裙若不識趣。亦不樂與近。

。 釋浮村曰。得居士此語。我輩可放心豪飲矣。

。 弟東園曰。方外並戒了化緣方妙。

梅邊之石宜古。松下之石宜拙。竹傍之石宜瘦。盆內之石宜巧。

周星達曰。論石至此。直可作九品中正。

釋中洲曰。位置相當。足見胸次。

律已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

孫松楸曰。君子所以有矜羣而無爭黨也。

胡靜夫曰。合夷惠爲一人。吾願親炙之。

尤悔庵曰。皮裏春秋。

厭催租之敗意。亟宜早早完糧。喜老衲之談禪。難免常常布施。

釋中洲曰。居士輩之實情。吾僧家之私冀。直被一筆寫出矣。

瞻尊者曰。我不會談禪。亦不敢妄求布施。惟閒寫青山賣耳。

松下聽琴。月下聽簫。澗邊聽瀑布。山中聽梵唄。覺耳中別有不同。

張竹坡曰。其不同處。有難于向不知者道。

倪永清曰。識得不同二字。方許享此情聽。

月下聽禪。旨趣益遠。月下說劍。肝膽益真。月下論詩。風致益幽。月下對美人。情

意益篤。

袁士旦曰。溽暑中赴華筵。冰雪中應考試。陰雨中對道學先生。與此况何如。

有地上之山水。有畫上之山水。有夢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邱壑深邃。畫上者妙在筆墨淋漓。夢中者妙在景象變幻。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

周星鑑曰。心齋幽夢影中文字。其妙亦在景象變幻。

殷日戒曰。若詩文中之山水。其幽深變幻。更不可以名狀。

江含徵曰。但不可有面上之山水。

余香祖曰。余境况不佳。水窮山盡矣。

一日之計種蕉。一歲之計種竹。十年之計種柳。百年之計種松。

周星鑑曰。千秋之計。其著書乎。

張竹坡曰。百世之計種德。

春雨宜讀書。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檢藏。冬雨宜飲酒。

周星憲曰。四時惟秋雨最難聽。然予謂無分今雨舊雨。聽之要皆宜于飲也。

詩文之體得秋氣爲佳。詞曲之體得春氣爲佳。

江含徵曰。詞有慘澹。悲傷者亦須相稱。
殷曰戒曰。陶詩歐文。亦似有春氣勝。

抄寫之筆墨。不必過求其佳。若施之繡素。則不可不求其佳。誦讀之書籍。不必過求其備。若以供稽考。則不可不求其備。遊歷之山水。不必過求其妙。若因之卜居。則不可不求其妙。

冒辟疆曰。外遇之女色。不必過求其美。若以作姬妾。則不可不求其美。

倪永清曰。觀其區處條理。所在經濟可知。

王司直曰。求其所嘗求。而不求其所不必求。

人非聖賢。安能無所不知。祇知其一。惟恐不止其一。復求知其二者上也。止知其一。因人言始知有二者次也。止知其一。人言有其二而莫之信者。又其次也。止知其一。惡人言有二者。斯下之下矣。

周屋筮曰。參聽則聰。心齋所以深于知也。

倪永清曰。聖賢大學問。不意于清語得之。

史官所紀者。直世界也。職方所載者。橫世界也。

袁中江曰。衆宰官所治者。斜世界也。

尤悔庵曰。普天下所行者。混沌世界也。

顧天石曰。吾嘗思天上之天堂。何處築基。地下之地獄。何處出氣。世界固有不可思議者。

先天八卦。豎看者也。後天八卦。橫看者也。

吳街南曰。橫看豎看。皆看不着。

錢目天曰。何如袖手旁觀。

藏書不難。能看爲難。看書不難。能讀爲難。讀書不難。能用爲難。能用不難。能記爲難。

洪去蕪曰。心齋以能記次于能用之後。想亦苦記性不如耳。世固有能記而不能用者。

王端人曰。能記能用。方是真藏書人。

張竹坡曰。能記固難。能行尤難。

求知已於朋友易。求知已於妻妾難。求知已於君臣則尤難之難。

王名友曰。求知已於妾易。求知已於妻難。求知已於有妾之妻尤難。

張竹坡曰。求知已于兄弟亦難。

江含徵曰。求知已于鬼神。則反易耳。

何謂善人。無損於世者則謂之善人。何謂惡人。有害于世者則謂之惡人。

江含徵曰。倘有有害于世。而反邀善人之譽。此實爲好利而顯爲名高者。則又惡人之尤。

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學問著述。謂之福。無是非到耳。謂之福。有多聞直諒之友。謂之福。

殷曰戒曰。我本薄福人。宜行求福事。在隨時做醒而已。

楊聖藻曰。在我者可必。在人者不能必。

王丹麓曰。備此福者。惟我心齋。

李永樵曰。五福駢臻固佳。苟得其半者。亦不得謂之無福。

倪永清曰。直諒之友。富貴人久拒之矣。何心齋反求之也。

人莫樂於閒。非無所事事之謂也。閒則能讀書。閒則能遊名勝。閒則能交益友。閒則能飲酒。閒則能著書。天下之樂。孰大於是。

陳宦山曰。然則正是極忙處。

黃交三曰。閒字前有止敬功夫。方能到此。

尤悔庵曰。昔人云。忙裏偷閒。閒而可偷。盜亦有道矣。

李若金曰。閒固難得。有此五者。方不負閒字。

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李聖許曰。文章必明秀。方可作案頭山水。山水必曲折。乃可名地上之文章。

平上去入。乃一定之至理。然入聲之爲字也少。不得謂凡字皆有四聲也。世之調平仄者。于入聲之無其字者。往往以不相合之音隸於其下。爲所隸者。苟無平上去之三聲。則是以寡婦配鰥夫。猶之可也。若所隸之字。自有其平上去之三聲。而欲強以從我。則是干有夫之婦矣。其可乎。姑就詩韻言之。如東冬韻無入聲者也。今人盡調之以東董凍督。夫督之爲音。當附于都睹妒之下。若屬之

於東董凍。又何以處夫都睹妒乎。若東都二字。俱以督字爲入聲。則是一婦而兩夫矣。三江無入聲者也。今人盡調之以江講絳覺。殊不知覺之爲音。當附于交絞之下者也。諸如此類。不勝其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鰥者聽其鰥。寡者聽其寡。夫婦全者。安其全。各不相干而已矣。東冬鹽桓寒山真文元淵先天庚等字。乃五歌部之入聲。玉菊獄育等字。乃尤部之入聲。三覺十藥當屬于蕭。肴豪質錫職緝。當屬於支。微齊質內之攝。卒物內之攝。屈當屬於虞。魚物內之勿物。等音。無平上去者也。訖乞。等四支之入聲也。部。陌部乃佳灰之半開來等字之入聲也。月部之月。厥闕謂等。及屑葉二及曷部之括挺。及八黠全部。又十五合內諸字。又十七洽全部。皆六麻之入聲也。曷內之撮闕等字。合部之合盒數字。皆無平上去者也。若以緝合葉洽爲閉口韻。則止嘗謂之無平上去之寡婦。而不當調之以侵。寢。○緝成臧陷洽也。

石天外曰。中州韻無入聲。是有夫無婦。天下皆成曠夫世界矣。
水滸傳是一部怒書。西遊記是一部悟書。金瓶梅是一部哀書。

江含徵曰。不會看金瓶梅。而只學其淫。是愛東坡者。但喜吃東坡肉耳。

殷曰戒曰。幽夢影是一部快書。

朱其恭曰。余謂幽夢影。是一部趣書。

讀書最樂。若讀史書則喜少怒多。究之怒處亦樂處也。

張竹坡曰。讀到喜怒俱忘。是大樂境。

陸雲士曰。余嘗有句云。讀三國志無人不為劉。讀南宋書無人不為岳。第人不知怒處亦樂處耳。怒而能樂。惟善讀史者知之。

發前人未發之論。方是奇書。言妻子難言之情。乃為密友。

孫禮似曰。前二語是心齋著書本領。

畢右萬曰。奇書我却有數種。如人不肯看何。

陸雲士曰。幽夢影一書。所發者皆未發之論。所言者皆難言之情。欲語羞雷同。可以題贈。

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頸之交。大率雖千百里之遙。皆可相信。而不爲浮言所動。聞有謗之者。卽多方爲之辯析而後已。事之宜行宜止者。代爲籌畫決斷。或事當利害關頭。有所需而後濟者。卽不必與聞。亦不慮其負我與否。竟爲力承其事。此皆所謂密友也。

殷日戒曰。後段更見懇切周詳。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石天外曰。如此密友。人生能得幾人。僕願心齋先生嘗之。風流自賞。祇容花鳥趨陪。真率誰知。合受烟霞供養。

江含徵曰。東坡有云。當此之時。若有所思。而無所思。

萬事可忘。難忘者名心一段。千般易淡。未淡者美酒三杯。

張竹坡曰。是聞雞起舞。酒後耳熱氣象。

王丹麓曰。予性不耐飲。美酒亦易淡。所最難忘者。名耳。

陸雲士曰。惟恐不好名。丹麓此言。具見真處。

芰荷可食。而亦可衣。金石可器。而亦可服。

張竹坡曰。然後知儻溪不過爲衣食計耳。

王司直曰。今之爲衣食計者。果似儻溪否。

宜於耳復宜於目者。彈琴也。吹簫也。宜於耳不宜於目者。吹笙也。擊管也。

李聖許曰。宜於目不宜于耳者。獅子吼之美婦人也。不宜于目。並不宜于耳者。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之執袴子也。

龐天池曰。宜於耳復宜于目者。巧言令色也。

看曉粧宜于傅粉之後。

余淡心曰。看曉粧。不知心齋以爲宜于何時。

周冰持曰。不可說。不可說。

黃交三曰。水晶簾下看梳頭。不知爾時曾傅粉否。

龐天池曰。看殘粧。宜於微醉後。然眼花撩亂矣。

我不知我之生前。當春秋之季。曾一識西施否。當典午之時。曾一看衛玠否。當

義熙之世。曾一醉淵明否。當天寶之代。曾一觀太真否。當元豐之朝。曾一晤東坡否。千古之上。相思者不止此數人。則其尤甚者。故姑舉之。以概其餘也。

揚聖藻曰。君前生曾與諸君周旋。亦未可知。但今生忘之耳。

紀伯紫曰。君之前生。或竟是淵明東坡諸人。亦未可知。

王名友曰。不特此也。心齋自云。願來生爲絕代佳人。又安知西施太真。不卽爲其前生耶。

鄭破水曰。贊嘆愛慕。千古一情。美人不必爲妻妾。名士不必爲朋友。又何必問之前生也耶。心齋真情癡也。

陸雲士曰。余嘗有詩曰。自惜聞佛言。人有輪迴事。前生爲古人。不知何姓氏。或覽青史中。若與他人遇。竟與心齋同情。然大遜其奇快。

我又不不知在隆萬時。曾於舊院中交幾名妓。眉公伯虎若士赤水諸君。曾共我談笑幾回。茫茫宇宙。我今當向誰問之耶。

江含徵曰。死者有知。則良晤匪遙。如各化爲異物。吾未如之何也已。

顧天石曰。具此襟情。百年後當有恨不與心齋周旋者。能吾幸矣。

文章是有字句之錦繡。錦繡是無字句之文章。兩者同出于一原。姑卽粗跡論之。如金陵。如武林。如姑蘇。書林之所在。卽機杼之所在也。

予嘗集諸法帖字。爲詩字之不復而多者。莫善于千字文。然詩家目前常用之字。猶苦其未備。如天文之烟霞風雲。地理之江山塘岸。時令之春霄曉暮。人物之翁僧漁樵。花木之花柳苔萍。鳥獸之蜂蝶鶯燕。宮室之臺榭軒窗。器用之舟船壺杖。人事之夢憶愁恨。衣服之裙袖錦綺。飲食之茶漿飲酌。身體之鬚眉韻態。聲色之紅綠香豔。文史之騷賦題吟。數目之一三雙半。皆無其字。千字文且

然。况其他乎。

黃仙裳曰。山來此種詩。竟似爲我而設。

顧天石曰。使其皆備。則千字文不爲奇矣。吾嘗于千字之外。另集千字而已不可復得。更奇。

花不可見其落。月不可見其沉。美人不可見其夭。

朱其恭曰。君言謬矣。洵如所云。則美人必見其髮白齒豁而後快耶。

種花須見其開。待月須見其滿。著書須見其成。美人須見其暢適。方有實際。否則皆爲虛設。

王夔庵曰。此條與上條互相發明。蓋曰花不可見其落耳。必須見其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虞卿以窮愁著書。今皆不傳。不知書中果作何語。我不見

古人安得不恨。

王仔園曰。想亦與幽夢影相類耳。

顧天石曰。古人所讀之書。所著之書。若不被秦人燒盡。則奇奇怪怪。可供今人刻畫者。知復何限。然如幽夢影等書出。不必思古人矣。

倪永清曰。有著書之名。而不見書。省人多少指摘。

龐天他曰。我獨恨古人不見心齋。

以松花爲量。以松實爲香。以松枝爲麈尾。以松陰爲步障。以松濤爲鼓吹。山居得喬松百餘章。真乃受用不盡。

施愚山曰。君獨不記曾有松多大巖之恨耶。

紅含徵曰。松多大巖。不妨便爲巖王。

石天外曰。坐喬松下。如在水晶宮中。見萬頭波鱗。纔在頭上。真仙境也。

玩月之法。皎潔則宜仰觀。朦朧則宜俯視。

孔東塘曰。深得玩月三昧。

孩提之童。一無所知。目不能辨美惡。耳不能判清濁。鼻不能別香臭。至若味之甘苦。則不第知之。且能之棄之。告子以甘食。悅色爲性。殆指此類耳。

凡事不宜刻。若讀書則不可不刻。凡事不宜貪。若買書則不可不貪。凡事不宜癡。若行善則不可不癡。

余淡心曰。讀書不可不刻。請去一讀字。移以贈我何如。

張竹坡曰。我爲刻書累。請并去一不字。

楊聖藻曰。行善不癡。是邀名矣。

酒可好不可罵座。色可好不可傷生。財可好不可昧心。氣可好不可越理。

袁中江曰。如灌夫使酒。文園病肺。昨夜南塘一出。馬上挾章臺柳歸。亦自無妨。覺愈見英雄本色也。

文名可以當科第。儉德可以當貨財。清閒可以當壽考。

華晉人曰。若名人而登甲第。富翁而不驕奢。壽翁而又清閒。便是蓬臺三島中人也。

范汝受曰。此亦是貧賤文人無所事事自爲慰藉云耳。恐亦無實在受用處也。

曾青藜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此是清閒當壽考注腳。

石天外曰。得老子退一步法。

顧天石曰。予生平喜遊。每逢佳山水。輒留連不去。亦自謂可當園亭之樂。質之心齋。以爲然否。

不獨誦其詩。讀其書。是尙友古人。卽觀其字畫。亦是尙友古人處。

張竹坡曰。能友字畫中之古人。則九原皆爲之感泣矣。

無益之施捨。莫過於齋僧。無益之詩文。莫甚于祝壽。

張竹坡曰。無益之心思。莫過于憂貧。無益之學問。莫過于務名。
殷簡堂曰。若詩文有筆資。亦未嘗不可。

龐天德曰。有益之施捨。莫過於多送我幽夢影幾冊。

妾美不如妻賢。錢多不如境順。

張竹坡曰。此所謂竿頭欲進步者。然妻不賢安用妾美。錢不多那得境順。

張迂庵曰。此蓋謂二者不可得兼。舍一而取一者也。又曰。世固有錢多而境不順者。

創新庵不若修古廟。讀書不若溫舊業。

張竹坡曰。是真會讀書者。是真讀過萬卷書者。是真一書曾讀過數遍者。

顧天石曰。惟左傳楚詞馬班杜韓之詩文及水滸西廂還魂等書。雖

讀百遍不厭。此外皆不耐溫者矣。奈何。

王安節曰。今世建生祠。又不若創茅庵。

字與畫同出一原。觀六書始於象形。則可知已。

江含徵曰。有不可畫之字。不得不用六法也。

張竹坡曰。千古人未經道破。却一口拈出。

忙人園亭。宜與住宅相遠。閒人園亭。不妨與住宅相遠。

張竹坡曰。真閒人。必以園亭爲住宅。

酒可以當茶。茶不可以當酒。詩可以當文。文不可以當詩。曲可以當詞。詞不可以當曲。月可以當燈。燈不可以當月。筆可以當口。口不可以當筆。婢可以當奴。奴不可以當婢。

江含徵曰。婢當奴則太親。吾恐忽聞河東獅子吼耳。

周星達曰。奴亦有可以當婢處。但未免稍遜耳。近時士大夫。往

往就此癖。吾輩馳騁之流。盜此虛名。亦欲效顰相尚。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心齋豈未識其故乎。

張竹坡曰。婢可以當奴者。有奴之所有者也。奴不以當婢者。有婢之所同有。無婢之所獨有者也。

弟木山曰。兄于飲食之頃。恐月不可以當燈。

余湘客曰。以奴當婢。小姐權時落後也。

宋子發曰。惟帝王家不妨以奴當婢。蓋以有閹割法也。每見人家奴子出入主母臥房。亦殊可慮。

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

周星遠曰。看劍引杯長。一切不平。皆破除矣。

張竹坡曰。此平世的劍術。非隱娘輩所知。

張迂庵曰。蒼蒼者未必肯以太阿假人。似不能代作空空兒也。

尤悔庵曰。龍泉太阿。彼知我者。豈止蘇子美以一斗讀漢書耶。

不得已而諛之者。寧以口。毋以筆。不可耐而罵之者。亦寧以口。毋以筆。

張豹人曰。但恐未必能自主耳。

張竹坡曰。上句立品。下句立德。

張廷庵曰。匪惟立德。亦以免禍。

顧天石曰。今人筆不諛人。更無用筆之處矣。心齋不知此苦。還是唐宋以上人耳。

陸雲士曰。古筆鋒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脫。正此謂也。亦有諂以筆而實譏之者。亦有罵以筆而若譽之者。總以不筆爲高。

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盡屬多情。紅顏者必薄命。而薄命者未必盡屬紅顏。能詩者必好酒。而好酒者未必盡屬能詩。

張竹坡曰。情起于色者。則好色也。非情也。禍起于顏色者。則薄命在紅顏否。

則亦止曰命而已矣。

洪秋士曰。世亦有能詩而不好酒者。

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豔。牡丹令人豪。蕉與竹令人韻。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張竹坡曰。美人令衆卉皆香。名士令羣芳俱舞。

尤謹庸曰。讀之驚才絕艷。堪探入羣芳譜中。

物之能感人者。在天莫如月。在樂莫如琴。在動物莫如鷓。在植物莫如柳。

妻子頗足累人。羨和靖梅妻鶴子。奴婢亦能供職。喜志和樵婢漁奴。

尤悔庵曰。梅妻鶴子。樵婢漁童。可稱絕對。人生眷屬。得此足矣。

涉獵雖曰無用。猶勝于不通古今。清高固然可嘉。莫流於不識時務。

黃交三曰。南陽抱鄰時。原非清高者可比。

江含徵曰。此是心齋經濟語。

張竹坡曰。不合時宜。則可。不違時務。奚其可。

尤悔庵曰。各言名言。

所謂美人者。以花爲貌。以鳥爲聲。以月爲神。以柳爲態。以玉爲骨。以冰雪爲膚。以秋水爲姿。以詩詞爲心。吾無間然矣。

冒辟疆曰。合古今靈秀之氣。庶幾鑄此一人。

江含徵曰。還要有些葉之擦纔好。

黃文三曰。論美人而曰以詩詞爲心。真是聞所未聞。

蠅集人面。蚊噉人膚。不知以人爲何物。

陳康疇曰。應是頭陀轉世。意中但求布施也。

釋菌人曰。不堪道破。

張竹坡曰。此南華精髓也。

尤悔庵曰。正以人之血肉。祇堪供蠅蚊咀嚼耳。以我視之人也。

自蠅蚊視之。何異腥羶臭腐乎。

陸雲士曰。集人面者。非蠅而蠅。噉人膚者。非蚊而蚊。明知其爲人也。而集之噉之。更不知其以人爲何物。

有山林隱逸之樂。而不知享者。漁樵也。農圃也。繙黃也。有園亭姬妾之樂。而不能享。不善享者。富商也。大僚也。

弟木山曰。有山珍海錯而不能享者。庖人也。有牙籤玉軸而不能讀者。蠹魚也。書賈也。

黎舉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想是。巨櫻桃。以芥嫁筍。但時不同耳。予謂物各有偶。擬必於倫。今之嫁娶。殊覺未當。如梅之爲物。品最清高。棠之爲物。姿極妖豔。即使同時。亦不可爲夫婦。不若梅聘梨花。海棠嫁杏。綠臣佛手。荔枝臣櫻桃。秋海棠嫁雁來紅。蔗幾相稱耳。至若以芥嫁筍。筍如有知。必受河東獅子之累矣。

弟木山曰。余嘗以芍藥爲牡丹后。因作賀表一通。兄曾云。但恐

芍藥未必肯耳。

石天外曰。花神有知。當以花果數升。謝蹇修矣。

姜學在曰。雁來紅做新郎。真箇是老少年也。

五色有太過。有不及。惟黑與白無太過。

杜茶村曰。君獨不聞唐有李太白乎。

江含徵曰。又不聞元之又元乎。

尤悔庵曰。知此道者。其惟弈乎。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

許氏說文。分部有止有其部。而無所屬之字者。下必註云。凡某之屬。皆從某。贅句殊覺可笑。何不省此一句乎。

譚公子曰。此獨民縣到任告示耳。

王司直曰。此亦古史之遺。

關水滸傳。至魯達打鎮關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必有一樁極快意事。方不枉

在生一場。即不能有其事。亦須著得一種得意之書。庶幾無憾耳。如李太白有
辭。司馬相如有文君當爐事。嚴子陵有足加帝腹事。王煥王昌
齡有旗亭畫壁事。王子安有順風過江作滕王閣序事。王徽王昌

張竹坡曰。此等事。必須無意中方做得來。

陸雲士曰。心齋所著得意之書頗多。不止一打快活林。一打景陽岡。稱快意矣。

弟木山曰。兄若打中山狼。更極快意。

春風如酒。夏風如茗。秋風如烟。如薑芥。

許筠庵曰。所以秋風客氣味狠辣。

張竹坡曰。安得東風夜夜來。

冰裂紋極雅。然宜細。不宜肥。若以之作窗欄。殊不耐觀也。冰裂紋須分大小。再于

每大塊之中。作
小冰裂。方佳。

江含徵曰。此便是哥審紋也。

靳熊封曰。一片冰心在玉壺。可以移贈。

鳥聲之最佳者。畫眉第一。黃鸝百舌次之。然黃鸝百舌。世未有籠而畜之者。其殆高士之儔。可聞而不可屈者耶。

江含徵曰。又有打起黃鸝兒者。然則亦有時用他不著。

陸雲士曰。黃鸝住久。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來去有情。必籠而畜之也。

不治生產。其後必致累人。專務交遊。其後必致累己。

楊聖藻曰。晨鐘夕磬。發人深省。

冒曼民曰。若在我。雖累己累人。亦所不悔。

宗子發曰。累己猶可。若累人則不可矣。

江含徵曰。今之人未必肯受你累。還是自家隱些的好。

昔人云。婦人識字。多致誨淫。予謂此非識字之過也。蓋識字則非無聞之人。其

涇也。人易得而知耳。

張竹坡曰。此名士持身。不可不加謹也。

李若金曰。貞者識字愈貞。涇者不識字亦涇。

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山水亦書也。棋酒亦書也。花月亦書也。善遊山水者。無之而非山水。書史亦山水也。詩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

陳雀山曰。此方是真善讀書人。善遊山水人。

賁交三曰。善于領會者。當作如是觀。

江含徵曰。五更臥被時。有無數山水書籍。在眼前胸中。

尤悔庵曰。山耶水耶書耶。一而二。二而三。三而一者也。

陸雲士曰。妙舌如瓊。真慧業文人之語。

園亭之妙在邱壑。布置不在雕繪瑣屑。往往見人家園亭。屋脊牆頭。雕甍鏤瓦。非不窮極工巧。然未久即壞。壞後極難修葺。是何如樸素之爲佳乎。

江含徵曰。世間最令人神愴者。莫如名園雅墅。一經頽廢。風臺月榭。埋沒荆棘。故昔之賢達。有不欲置別業者。予嘗過琴虞留題名園句有云。而今綺砌難闌在。剩與園丁作業錢。蓋傷之也。

弟木山曰。予嘗悟作園亭與作光棍二法。園亭之善。在多迴廊。光棍之惡。在能結訟。

清宵獨坐。邀月言愁。良夜孤眠。呼蛩語恨。

袁士旦曰。令我百端交集。

黃孔植曰。此逆旅無聊之况。心齋亦知之乎。

官聲採於輿論。豪右之口。與寒乞之口。俱不得其真。花案定於成心。豔媚之評。與寢陋之評。概恐失其實。

黃九烟曰。先師有言。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李若金曰。豪右而不講分上。寒乞而不整推恩者。亦未嘗無公論。

倪永清曰。我謂衆人唾罵者。其人必有可觀。

胸藏邱壑。城市不異山林。興寄烟霞。閭浮有如蓬島。梧桐爲植物中清品。而形家獨忌之。甚且謂梧桐大如斗。主人往外走。若竟視爲不祥之物也者。夫翦桐封弟。其爲宮中之桐可知。而卜世最久者。莫過于周。俗言之不足據。類如此夫。

江含徵曰。愛碧梧者。遂艱于白蠶。造物蓋忌之故。斬之也。有何吉凶休咎之可關。只是打秋風時。光棍樣可厭耳。

尤海庵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詩言之矣。

倪永清曰。心齋爲梧桐雪千古之奇冤。百卉俱當九頰。

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飲者不以寒暑改量。喜讀書者不以忙閒作輟。

朱其恭曰。此三言者。皆是心齋自爲寫照。

王司直曰。我願飲酒讀離騷。至死方覺。何如。

蛛爲蝶之敵國。驢爲馬之附庸。

周星筵曰。妙論解頤。不數晉人危語隱語。

黃交三曰。自開闢以來。未聞有此奇論。

立品須發乎宋人之道學。涉世須參以晉代之風流。

方寶臣曰。真道學。未有不風流者。

張竹坡曰。夫子自道也。

胡靜夫曰。予贈金陵前輩趙客菴句云。文章鼎立莊嚴外。杖履風流晉宋間。今當移贈山老。

倪永清曰。等閒地位。却是個雙料聖人。

陸雲士曰。有不風流之道學。有風流之道學。有不道學之風流。

有道學之風流。毫釐千里。

古謂禽獸亦知人倫。予謂匪獨禽獸也。卽草木亦復有之。牡丹爲王。芍藥爲相。其君臣也。南山之喬。北山之梓。其父子也。荆之闢分而枯。聞不分而活。其兄弟

也。蓮之並蒂。其夫婦也。蘭之同心。其朋友也。

江含徵曰。綢帶倫理。今日幾于掃地。合向花木鳥獸中求之。
又曰。心齋不喜迂腐。此却有腐氣。

豪傑易于聖賢。文人多於才子。

張竹坡曰。豪傑不能爲聖賢。聖賢未有不豪傑。文人才子亦然。

牛與馬。一仕而一隱也。鹿與豕。一仙而一凡也。

杜茶村曰。田單之火牛。亦曾效力疆場。至馬之隱者。則絕無之矣。若武王歸馬于華山之陽。所謂勒令致仕者也。

張竹坡曰。莫與兒孫作牛馬。蓋爲後人審出處語也。

古今至文。皆血淚所成。

吳晴岩曰。山老清淚痕一書。細看皆是血淚。

江含徵曰。古今惡文。亦純是血。

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

吳雨若曰。世界原從情字生出。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有朋友然後有君臣。

釋中洲曰。情與才缺一不可。

孔子生於東魯。東者生方。故禮樂文章。其道皆自無而有。釋迦生於西方。西者死地。故受想行識。其教皆自有而無。

吳街南曰。佛遊東土。佛入生方。人望西天。豈知是尋死地。嗚呼。西方之人兮。之死靡他。

殷日戒曰。孔子只勉人生時用功。佛氏只教人死時作主。各自一意。

倪永清曰。盤古生于天心。故其人在不有不無之間。

有青山方有綠水。水惟借色于山。有美酒便有佳詩。詩亦乞靈於酒。

李聖許曰。有青山綠水。乃可酌美酒而賦佳詩。是詩酒又發端于山水也。

嚴君平以下講學者也。孫思邈以醫講學者也。諸葛武侯以出師講學者也。

殷日戒曰。心齋殆又以幽夢影講學者耶。

戴田友曰。如此講學。纔可稱道學先生。

人則女美于男。禽則雄華於雌。獸則牝牡無分者也。

杜于皇曰。人亦有男美于女者。此尙非確論。

徐松之曰。此是茶村輿到之言。亦非定論。

鏡不幸而遇嫖母。硯不幸而遇俗子。劍不幸而遇庸將。皆無可奈何之事。

楊聖藻曰。凡不幸者。皆可以此概也。

閔賓連曰。心齋案頭無一佳硯。然詩文絕無一點塵俗氣。此又硯之大幸也。

曹冲谷曰。最無可奈何者。佳人定隨癡漢。

天下無書則已。有則必當讀。無酒則已。有則必當飲。無名山則已。有則必當遊。無花月則已。有則必當賞玩。無才子佳人則已。有則必當愛慕憐惜。

弟木山曰。談何容易。卽我家黃山。幾能得一到耶。

秋蟲春鳥。尙能調聲弄舌。時吐好音。我輩擱管拈毫。豈可甘作鴉鳴牛喘。

吳蘭次曰。牛若不喘。宰相安肯問之。

張竹坡曰。宰相不問科律。而問牛喘。真是文章司命。

倪永清曰。世皆以鴉鳴牛喘爲歌鸞唱。奈何。

蠟顏陋質。不與鏡爲仇者。亦以鏡爲無知之死物耳。使鏡而有知。必遭撲破矣。

江含徵曰。鏡而有知。遇若輩早已迴避矣。

張竹坡曰。鏡而有知。必當化蠹爲妍。

吾家公藝。恃百忍以同居。千古傳爲美談。殊不知忍而至于百。則其家庭乖戾。睽隔之處。正未易更僕數也。

江含徵曰。然除了一忍。更無別法。

顧天石曰。心齋此論。先得我心。忍以治家可耳。奈何進之。高宗使忍以養成武氏之禍哉。

倪永清曰。若用忍字。則百猶嫌少。否則以劍字處之足矣。或曰。出家二字足以處之。

王安節曰。惟其乖戾睽隔。是以要忍。

九世同居誠爲盛事。然止當與割股廬墓者作一例看。可以爲難矣。不可以爲法也。以其非中庸之道也。

洪去蕪曰。古人原有父子異宮之說。

沈契掌曰。必居天下之廣居而後可。

作文之法。意之曲折者。宜寫之以顯淺之詞。理之顯淺者。宜運之以曲折之筆。題之熟者。參之以新寄之想。題之庸者。深之以聯繫之論。至于窘者。舒之使長。

縛者刪之使簡。俚者文之使雅。鬧者攝之使靜。皆所謂裁制也。

陳康疇曰。深得作文三昧語。

張竹坡曰。所謂節制之師。

王丹麓曰。文家秘旨。和盤托出。有功作者不淺。

箭爲蔬中尤物。荔枝爲果中尤物。蟹爲水族中尤物。酒爲飲食中尤物。月爲天文中尤物。西湖爲山水中尤物。詞曲爲文字中尤物。

張南村曰。幽夢影可爲書中尤物。

陳崔山曰。此一則。又爲幽夢影中尤物。

買得一本好花。猶且愛護而憐惜之。矧其爲解語花乎。

眉星筵曰。性至之語。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耶。

石天外曰。此一副心。令我念佛數聲。

李若金曰。花能解語而落于粗惡武夫。或遭獅吼戕賊。雖欲愛護何可得。

王司直曰。此言是惻隱之心。卽是是非之心。

觀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識其人之交遊。

李聖許曰。今人以筆資巧名人書畫。名人何嘗與之交遊。吾知其手中便面雖雅。而其人則俗甚也。心齋此條。猶非定論。

畢嶠谷曰。人苟肯以筆資巧名人書畫。則其人猶有雅道存焉。世固有並不愛此道者。

錢目天曰。二語皆然。

水爲至污之所會歸。火爲至污之所不到。若變不潔爲至潔。則水火皆然。

紅舍徵曰。世間之物。宜投諸水火者不少。蓋喜其變也。

貌有醜而可觀者。有雖不醜而不足觀者。文有不通而可愛者。有雖通而極可厭者。此未易與淺人道也。

陳康疇曰。相馬于牝牡驪黃之外者。得之矣。

李若金曰。究竟可觀者必有奇怪處。可愛者必無大不通。

梅靈坪曰。雖通而可厭。便可謂之不通。

遊玩山水亦復有緣。苟機緣未至。則雖近在數十里之內。亦無暇到也。

張南邨曰。予睡心齋時。詢其曾遊黃山否。心齋對以未遊。當是機緣未至耳。

陸雲士曰。余慕心齋者十年。今戊寅之冬。始得一面。身到黃山。恨其晚。而正未晚也。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古人之所賢也。貧而無驕。富而無諂。今人之所少也。足以知世風之降矣。

許未庵曰。戰國時已有貧賤驕人之說矣。

張竹坡曰。有一人一時。而對此諸對彼驕者更難。

昔人欲以十年讀書。十年遊山。十年檢藏。予謂檢藏儘可不必十年。只二三載足矣。若讀書與遊山。雖或相倍蓰。恐亦不足以償所願也。必也。如黃九烟前輩

之所云。人生必三百歲而後可乎。

江含徵曰。昔賢原謂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

孫松坪曰。吾鄉李長蘅先生。愛湖上諸山。有每個峯頭住一年之句。然則黃九烟先生。所云猶恨其少。

張竹坡曰。今日想來。彭祖反不如馬遷。

寧爲小人之所罵。毋爲君子之所鄙。寧爲盲主司之所擯棄。毋爲諸名宿之所不知。

陳康疇曰。世之人自今以後。慎毋罵心齋也。

江含徵曰。不獨罵也。卽打亦無妨。但恐鷄肋不足以當尊拳耳。

張竹坡曰。後二句足少平吾恨。

李若金曰。不爲小人所罵。便是鄉愚。若爲君子所鄙。斷非佳生。

傲骨不可無。傲心不可有。無傲骨則近於鄙夫。有傲心不得爲君子。

吳街南曰。立君子之側。骨亦不可傲。當鄙夫之前。心亦不可不傲。

石天外曰。道學之言。才人之筆。

庸筆奴曰。現身說法。真實妙諦。

蟬爲蟲中之夷齊。蜂爲蟲中之管晏。

崔青峙曰。心齋可謂蟲中之蓋瓠。

吳鏡秋曰。蚊是蟲中酷吏。蠅是蟲中遊客。

曰癡曰愚曰拙曰狂。皆非好字面。而人每樂居之。曰奸曰黠曰強曰佞。反是。而人每不樂居之何也。

江含徵曰。有其名者無其實。有其實者避其名。

世有奸黠強佞。而貌託癡愚拙狂者。謂爲不樂居。恐亦未必。

唐虞之際。音樂可感鳥獸。此蓋唐虞之鳥獸。故可感耳。若後世之鳥獸。恐未必

然。

洪去蕪曰。然則鳥獸亦隨世道爲升降耶。

陳康疇曰。後世鳥獸。應是後世之人所化身。卽不無升降。正未可知。

石天外曰。鳥獸自是可感。但無唐虞音樂耳。

畢右萬曰。後世之鳥獸。與唐虞無異。但後世之人迥不同耳。

痛可忍。而癢不可忍。苦可耐。而酸不可耐。

陳康疇曰。余見酸子。偏中耐苦。

張竹坡曰。是痛癢關心語。

余香祖曰。癢不可忍。須倩麻姑搔背。

釋牧堂曰。若知痛癢。辨苦酸。便是居士悟處。

鏡中之影。著色人物也。月下之影。寫意人物也。鏡中之影。鈎邊畫也。月下之影。沒骨畫也。月中山河之影。天文中地理也。水中星月之象。地理中天文也。

禪叔子曰。繪空鑲影之筆。

石天外曰。此種著色寫意。能令古今善畫人一齊闕筆。

沈契掌曰。好影子俱被心齋先生畫着。

能讀無字之書。方可得驚人妙句。能會難通之解。方可參最上禪機。

黃交三曰。山老之學。從悟而入。故常有徹天徹地之言。

若無詩酒。則山水爲具文。若無佳麗。則花月皆虛設。才子而美姿容。佳人而工著作。斷不能永年者。匪獨爲造物之所忌。蓋此種原不獨爲一時之寶。乃古今萬世之寶。故不欲久留人世。以娶襲耳。

鄭破水曰。千古傷心。同聲一哭。

王司直曰。千古傷心者。讀此可以不哭矣。

陳平封曲逆侯。史漢注皆云音去遇。予謂此是北人土音耳。若南人四音俱全。似仍當讀作本音爲是。北水于唱曲之曲。亦讀如去字。

孫松坪曰。曲逆。今完縣也。衆水縈迴。勢曲而流逆。予嘗爲士人訂之。心齋重發吾覆矣。

古人四聲俱備。如六國二字。皆入聲也。今黎園演蘇秦劇。必讀六爲溜。讀國爲鬼。從無讀入聲者。然考之詩經。如夏馬六之。無衣六兮之類。皆不與去聲叶。而叶祝告燠。國字皆不與上聲叶。而叶入陌質韻。則是古人似亦有入聲。未必盡讀六爲溜。讀國爲鬼也。

弟木山曰。梨園演蘇秦。原不盡讀六國爲溜鬼。大抵以曲謂爲別。若曲是南調。則仍讀入聲也。

聞人之硯。固欲其佳。而忙人之硯。尤不可不佳。娛情之妾。固欲其美。而廣嗣之妾。亦不可不美。

江含徵曰。硯美下墨可也。妾美招妬奈何。

張竹坡曰。妬在妾不在美。

如何是獨樂樂。曰鼓琴。如何是與人樂樂。曰弈棋。如何是與衆樂樂。曰馬弔。

蔡鐵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少。

王丹麓曰。我與蔡君異。獨畏人爲鬼障。見則必亂其局而後已。不待教而爲善爲惡者。胎生也。必待教而後爲善爲惡者。卵生也。偶因一事之感觸。而突然爲善爲惡者。濕生也。如周處戴淵之改過。李懷光反叛之類。前後判若兩截。究非一日之故者。化生也。如唐元宗肅。凡物皆以形用。其以神用者則鏡也。符印也。日晷也。指南針也。

袁中江曰。凡人皆以形用。其以神用者。聖賢也。仙也。佛也。黃虞外士曰。凡物之用皆形。而其所以然者神也。鏡凸凹而易其肥瘦。符印以專一而主其神機。日晷以恰當而定準則。指南以靈動而活其針縫。是皆神而明之。存乎人矣。

才子遇才子。每有憐才之心。美人遇美人。必無惜美之意。我願來世托生爲絕代佳人。一反其局而後快。

陳壑山曰。諺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大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則爲之奈何。

鄭蕃修曰。俟心齋來世爲佳人時再議。

余湘客曰。古亦有我見猶憐者。

倪永清曰。再來時。不可忘却。

子嘗欲建一無遮大會。一祭歷代才子。一祭歷代佳人。俟遇有真正高僧。卽當爲之。

願天石曰。君若果有此盛舉。請遲至二三十年之後。則我亦可拜領盛情也。

釋中洲曰。我是真正高僧。請卽爲之。何如。不然。則此二種沉魂滯魄。何日而得解脫耶。

江含徵曰。折東雖具。而未有定期。佳人亦復怨聲載道。又曰。我恐非才子而冒爲才子。非佳人而冒爲佳人。雖有十萬八千母陀羅臂。亦不能具香廚法膳也。心齋以爲然否。

釋達峯曰。中洲和尙。不得奪我施主。

聖賢者。天地之替身。

石天外曰。此語大有功名教。敢不伏地拜倒。

張竹坡曰。聖賢者。乾坤之幫手也。

天極不難做。只須生仁人君子有才德者二三十人足矣。君一相一家宰一及諸路總制撫軍是也。

黃九烟曰。吳歌有云。做天切莫做四月天。可見天亦有難做之時。

江含徵曰。天若好做。不須女媧氏補之。

尤謹庸曰。天不做天。只是做夢。奈何奈何。

倪永清曰。天若都生善人君相。皆當袖手。便可無爲而治。

陸雲士曰。極誕極奇之語。極真極確之語。

鄭陞官圖。所重在德。所忌在賊。何一登仕版。輒與之相反耶。

江含徵曰。所重在德。不過是要贏幾文錢耳。

沈契掌曰。仕版原與紙版不同。

動物中有三教焉。蛟龍麟鳳之屬。近于儒者也。猿狐鶴鹿之屬。近于仙者也。獅子牯牛之屬。近于釋者也。植物中有三教焉。竹梧蘭蕙之屬。近于儒者也。蟠桃老桂之屬。近于仙者也。蓮花薺蔔之屬。近於釋者也。

顧天石曰。請高唱西廂一句。一箇通徹三教九流。

石天外曰。衆人碌碌。動物中蟬螿而已。世人嗶嗶。植物中荆棘而已。

佛氏云。日月在須彌山腰。果爾則日月必是遶山橫行而後可。苟有升有降。必

爲山巔所礙矣。又云。地上有阿耨達池。其水四出。流入諸印度。又云。地輪之下爲水輪。水輪之下爲風輪。風輪之下爲空輪。余謂此皆喻言人身也。須彌山喻人首。日月喻兩目。池水四出。喻血脈流通。地輪喻此身水爲便溺。風爲洩氣。此下則無物矣。

釋達峯曰。却被此公道破。

畢右萬曰。乾坤交後。有三股大氣。一呼吸。二盤旋。三升降。呼吸之氣在八卦爲震巽。在天地爲風雷。爲海潮。在人身爲鼻息。盤旋之氣。在八卦爲坎離。在天地爲日月。在人身爲兩目。爲指尖髮頂羅紋。在草木爲樹節蕉心。升降之氣。在八卦爲艮兌。在天地爲山澤。在人身爲髓液便溺。爲頭顱肚腹。在草木爲花葉之萌彫。爲樹梢之向天。樹根之入地。知此而寓言之。出于二氏者。皆可類推而悟。

蘇東坡和陶詩。尙遺數十首。予嘗欲集坡句以補之。苦于韻之弗備而止。如黃子詩中不識六與七。但覓梨與栗七字。栗字皆無其韻也。

予嘗偶得句。亦殊可喜。惜無佳對。遂未成詩。其一爲枯葉帶蟲飛。其一爲鄉月大于城。姑存之。以俟異日。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二句。極琴心之妙境。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二句。極手談之妙境。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二句。極泛舟之妙境。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二句。極美人之妙境。

鏡與水之影所受者也。日與燈之影所施者也。月之有影則在天者爲受。而在地者爲施也。

鄭破水曰。受施二字。深得陰陽之理。

龐天德曰。幽夢之影。在心齋爲施。在筆奴爲受。

水之爲聲有四。有瀑布聲。有流泉聲。有灘聲。有溝澮聲。風之爲聲有三。有松濤

聲。有秋葉聲。有波浪聲。雨之爲聲有二。有梧葉荷葉上聲。有承簷溜竹筩中聲。弟木山曰。數聲之中。惟水聲最爲可厭。以其無已時。甚聒人耳也。

文人每好鄙薄富人。然於詩文之佳者。又往往以金玉珠璣錦繡譽之。則又何也。

陳鶴山曰。猶之富貴家。張山隴野老落木荒邨之畫耳。

江含徵曰。富人嫌其隘且俗耳。非嫌其珠玉文繡也。

張竹坡曰。不文雖富可鄙。能文雖窮可敬。

陸雲士曰。竹坡之言。是真公道說話。

李若金曰。富人之可鄙者在吝。或不好史書。或畏交遊。或趨炎熱。而輕忽寒士。若非然者。則富翁大有裨益人處。何可少之。

能聞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閒。

先讀經。後讀史。則論事不謬于聖賢。既讀史。復讀經。則觀書不徒爲章句。

黃交三日。宋儒語錄中。不可多得之句。

陸雲士曰。先儒著書法。累牘連章。不若心齋數言道盡。

王與章曰。妄論經史者。還宜退而讀經。

居城市中。當以畫幅當山水。以盆景當苑囿。以書籍當朋友。

周星鑑曰。究是心齋偏重獨樂樂。

王司直曰。心齋先生。置身於畫中矣。

鄉居須得良朋始佳。若田夫樵子。僅能辨五穀而測晴雨。久且數未免生厭矣。而友之中。又當以能詩爲第一。能談次之。能畫次之。能歌又次之。解觴政者。又次之。

江含徵曰。說鬼話者。又次之。

殷日戒曰。奔走于富貴之門者。自應以善說鬼話爲第一。而諸客

次之。

倪永清曰。能詩者必能說鬼話。

陸雲士曰。三說遞進。愈轉愈妙。滑稽之雄。

玉蘭花中之伯夷也。高而且。葵花中之伊尹也。傾心向。蓮花中之柳下惠也。澁

不樂。鶴鳥中之伯夷也。仙品。鷄鳥中之伊尹也。司晨。鶯鳥中之柳下惠也。求友

無其罪而虛受惡名者。蠹魚也。註書之蟲。其形如蠶。而差小。另是一種。有其罪而恆逃清議

者。蠶鼈也。

張竹坡曰。自是老吏斷獄。

李若金曰。予嘗有除蛛網說。則討之未嘗無人。

臭腐化爲神奇。蟄也。腐乳也。金汁也。至神奇化爲臭腐。則是物皆然。

袁中江曰。神奇不化臭腐者。黃金也。真詩文也。

王司直曰。曹操王安石文字。亦是神奇出於臭腐。

黑與白交。黑能污白。白不能掩黑。香與臭混。臭能勝香。香不能敵臭。此君子小人相攻之大勢也。

弟木山曰。人必喜白而惡黑。黜臭而取香。此又君、必勝小人之理也。理在又烏論乎勢。

石天外曰。余嘗言于黑處著一些白。人必驚心駭目。皆知黑處有白。于白處著一些黑。人亦必驚心駭目。以爲白處有黑。甚矣君子之易于形短。小人之易于見長。此不虞之譽。求全之毀所由來也。讀此慨然。

儼承清曰。當今以臭攻臭者不少。

恥之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

張竹坡曰。若使君子以恥治小人。則有恥且格。小人以痛報君子。則盡忠報國。

鏡不能自照。衡不能自權。劍不能自擊。

況永清曰。詩不能自傳。文不能自譽。
庸天他日。美不能自見。惡不時自掩。

古人云。詩必窮而後工。蓋窮則語多感慨。易於見長耳。若富貴中人。既不可憂。貧歎賤。所談者不過風雲月露而已。詩安得佳。苟思所變。計惟有出遊一法。卽以所見之山川風土物產人情。或當瘡痍兵燹之餘。或值旱澇災禱之後。無一不可寓之詩中。借他人之窮愁。以供我之咏歎。則詩亦不必待窮而後工也。

張竹坡曰。所以鄭監門流民圖。獨步千古。

倪求情曰。得意之遊。不暇作詩。失意之遊。不能作詩。苟能以無意遊之。則眼光識力。定是不同。

元悔庵曰。世之窮者多而工詩者少。詩亦不任受過也。



版權所有
必究

國學珍本文庫

國學珍本文庫第一集 第十種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再版

幽夢影 全一冊

分售：實價大洋二角

外埠酌加寄費匯費

著者 張 蕙 蘭

校訂者 讀 俠 章 衣 萍

印行者 襟 霞 閣 主 人

發行者 中 央 書 店

分售處 各 大 書 局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

中央書店總店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

